

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又在四家地方卫视及央视八套、四套、一套晚间剧场反复播出，创下了新的收视佳绩，引发了观众热议，引起了专家的关注。为及时总结、分析该剧创作的经验、得失，促进军旅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进步，中国电视艺委会日前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举行了该剧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领导有原中国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李准，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文艺评论家范咏戈，《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王伟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尹鸿，中国电视艺委会副秘书长张效岩，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主任汪国辉，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影视业务主管李洋，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副团长郭自强，北京军区电视剧部主任、词曲作家臧云飞，《电视指南》主编程林及部分主创朱苏进、花箭、康宝、张申燕。中国电视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王丹彦主持会议。特摘编部分发言以飨读者。——编者

# 《我的兄弟叫顺溜》

## 胜在人物塑造



### 朱虹：喜剧因素值得肯定

第一，该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观众对这部剧的播出给予了高度评价。一部戏能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引发热议，这是好现象。有争议的戏一定要给予正确的对待，不要以为有争议就是坏事，因为它确实有自己的特色。我看到有文章写到该剧的风格是军旅题材的轻喜剧，虽不一定对，的确有很多轻喜剧的因素在里面，跟以往比较严肃、沉闷的战争题材不一样。对于剧中的喜剧因素，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第二，结尾不错。开始看这个戏，对最后几集有两个猜想，要么把日本人打死了，要么坚持纪律。现在的第三种结果非常成功，最大的魅力是有悬念，猜不到结尾是剧作很大的成功。如果事先猜到没什么力量了。关于情感和纪律、正义和野性的矛盾，这些冲突中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才有剧情的高潮和低谷。从这些方面能看出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第三，关于三营长和普通话。观众普遍认为三营长的戏演得最好。有一网民甚至评论说“三营长都死了，还有什么好看的”。现在有的剧组举行新闻发布会，往往把方言占的量作为亮点发布。电视剧中一般不用方言，按照国家语法规定，推广普通话还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并不是说一个人物都不许说方言，我们明确强调的是过多、过滥的方言问题。但从来没有批评过该剧也有方言的问题。还是留有余地了，该剧有一点方言尾音，观众还是能听懂。积极支持推广普通话，这是电视人的责任。

最后，我提两点意见，一是戏与戏之间，每句之间，不是很平衡，有的戏弱了一点，有的好一些。有的地方对话时间太长，我一直主张有动作穿插在对话中。二是某些制作不够精致。比如网上提出的顺溜的枪前后发生了变化、服装的细节等。如果从制作精品上要求还需进一步提高。

### 范咏戈：英雄传奇剧新的表现可能

近期影视剧创作“革命传奇英雄”类持续升温，其中的确不乏热播热议的好作品。自然也让人要问：革命历史题材到底能写多久？无论题材还是人物，还有没有新的表现可能？特别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之前已有《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潜伏》以及现实题材以人物为核心表现内容的《士兵突击》等。在这些成功作品面前，“此路不通”四个大字频闪，再往前走必须创新。看过《我的兄弟叫顺溜》后，我消除了这种担心。我将其定位于是一部好看的草根传奇人物剧。这是一部以传统的战争评价立意、以娱乐为表现元素的环境必须真实。《我的兄弟叫顺溜》坚持了历史真实：新四军真心抗战，国民党消极抗日，日本鬼子残暴，皇协军贪生怕死，老百姓心向人民军队……剧的背景既完整又准确。对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也把握得很准确。

性格，是草根英雄，人物，是非常鲜明的。顺溜倔强、强、傲，猎户出身，以及他的神枪绝技，使他成为正如陈大雷说的：这样的兵，全人民军队里没几个。以至后来很快成为杀敌立功的英雄，也导致了违反纪律和最后的悲剧结局，符合其性格发展的逻辑，从人物性格上看，是很“顺溜”的，剧本的呈现也是“顺溜”的。流畅中不乏曲折，一

波三折中又不显得冗长。一开始司令被顺溜打伤，然后司令拿烟盒考验他的枪法，两个人相识了，进戏很快。和陈大雷在那种情况下相识，他就没大没小，不像司令和士兵的关系，性格倔强、暴躁，使他屡违纪律。这样的性格依据很顺溜。这里可看出编导的功力。全剧留下一个有争议的结尾。我认为这正是主创的匠心所在。对于一个复仇心理近乎疯狂的士兵，顺溜能做出这种事。他说：“你们的战争结束了，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加上他姐姐被日本鬼子糟蹋的事在他是天大的仇。即便如上，他在扣扳机时还是想到了纪律，他没有打死投降的日本人，但是迫使日本人剖腹自杀了，也达到了目的。他不是直接违反纪律打死那个日本鬼子的。画面上他开枪的时候，时间很长，内心是有矛盾的。特别是他耳边响起翰林的声音，他把枪的准星瞄向了日本国旗和骨灰盒，这些很真实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心态。这个处理还是一种英雄的处理。守了纪律就保持了英雄称号。陈司令开始担心枪一响，英雄就变成了罪犯的事并未发生。所以，正是这些地方，有匠心之处。所有这些使《我的兄弟叫顺溜》在这么多成功电视剧面前又一次胜出，值得肯定。但具体战斗场面也有许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如日本鬼子在护送上司的途中还去强奸妇女，这个重要情节缺少依据。

### 王伟国：四个结合造就的成功

我讲两点关于该剧创作的规律：第一，剧作的优秀、导演的优秀和制片人的优秀的“优化组合”，才能出好作品。第二，感受到一部电视剧的三次讲故事——剧作讲一次故事，导演讲一次故事，剪辑讲一次故事。这三次“讲述”完整地统一，才能出好作品。

该剧做到了四个比较完美的结合。该剧不仅在电视剧的屏幕上再次吹响了英雄叙事的旋律，更主要的是生动地、真实地、丰富地展现出顺溜、三营长、陈大雷的人性美。质朴的民族精神回荡着人类正义、正气的英雄主义。

第一个结合，顺溜的英雄主义精神与造就英雄本质和崇高思想的六分区英雄集体的相结合。顺溜是在新四军的群体里成长的，得到了许多战士的身教言传，他是集体成长的代表、新四军成长的代表，人物非常深刻，富有细节的美学意义。

第二个结合，人物性格本质的优点和非本质缺点的相结合。顺溜是一名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普通战士英雄，他存在着缺点和不足，该剧没有把顺溜写成一个完美、高大、无可挑剔的英雄，所以英雄的成长过程是伴随着他不断克服缺点的过程，或者说在克服缺点的过程中逐渐地展示他的英雄本色，这两者结合得比较好。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比较可信，也比较可爱，是有着丰富情感的个人。

第三个结合，顺溜个体世界情感的丰富性和人物动作独特性的结合。顺溜的形象之所以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欢，是艺术家将顺溜个体情感的丰富性与人物动作的独特性作了有机结合。人物动作的独特性是展示人物情感非常重要的叙事手段。比如，聚歼石原的戏是电视剧的高潮之一。潜伏三天，一动不动，是表面写静；在潜伏点看到姐姐家便回忆起过去他在姐姐家的和谐生活。这是写心理状态，但是外部的状态是静；当他目睹坂田残害姐姐、杀害姐夫时，本来掏出枪就可以打死仇人，他没有动。所以这三个没有动，实际上恰恰写了他内心最激动的“动”，这是用外部的静写人物内部强烈的“动”、情感的“动”。

第四个结合，人物典型化和人物个性化的成功结合。艺术典型从某一方面反映了生活一部分的本质，顺溜这个典型形象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人民、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在抗战中表现的生活本质或者时代本质的东西。比如说，他在战争中的机敏、智慧，对姐姐无比真挚的爱，对陈司令的崇敬，对三营长的佩服，以及倔强的性格，从枪套的设计都能看出顺溜和枪的生命关系。所以，鲜明的个性特征是这部作品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

对于一部形象大于思想的优秀作品来说，它的审美追求越独特，艺术形象中的精神内涵越隐越丰富，人们就越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感受它言说它，以致在理解和评价上发生某些歧意与争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的热播热议，它所引起的众声喧哗，包括不同评价相交锋的出现，恰是它非同寻常和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

一位哲人说得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看他比他的前辈提供了多少新的东西。这话也适用于对一部优秀艺术作品的的评价。我以为，在我国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与已有的影视剧相比，《我的兄弟叫顺溜》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提供了新鲜经验：

其一，面对去英雄化、凡俗化的流行，在革命战争题材近乎原生态的底层叙事中，真实凸现英雄人物、特别是士兵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人格魅力，为当代英雄情结的铸造注入新的激情。真正的英雄情结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动力，纠正片面的英雄史观和英雄形象塑造上的简单化做法本不应成为否定英雄情结的借口。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伴随着物欲膨胀和消费主义的弥漫，抹掉理想和英雄情结的欲望让凡俗化书写大行其道，尤其是在我军基层官兵和城乡底层群众的描写中，英雄叙事更成为一种稀缺。此时此境，《我的兄弟叫顺溜》的出现既是对去英雄化、凡俗化流行色的强力反拨，又是对已有的英雄叙事的一种超越。它是一种独特而又新鲜的英雄书写。从小黄庄遭遇战到三道湾阻击战，从顺溜到一价分区打日军据点到救吴妮的伏击战，再到伏击日军司令石原之战，这些主要情节的描写全都凸现了士兵英雄顺溜的非凡才能、钢铁意志和在战争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这种才能、意志和作用又一次次被推向极致，那样令人震惊，又那样让人信服，英雄情结得到了极度宣泄与张扬。进而言之，与《历史的天空》《亮剑》不同，它的第一主人公不是高级指挥员而是地道的底层战士；与许多靠不放弃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一个普通士兵的成功不同，顺溜是一个能力超群又独立特行的传奇英雄。看片过程中，观众会感到不时有一股冲天豪气

# 新的探索 新的经验

□李准

在撞击心扉。

其二，在当代人文关怀的视角下，直面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复仇行为与革命纪律要求之间矛盾冲突的丰富内涵，放手揭示主人公在解决这一矛盾进程中的情理二难选择，为从自发到自觉的英雄成长到创作模式的突破作出了可喜探索。在近现代西方国家，与个人至上价值观相适应，艺术家们通常用赞赏眼光描写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和个人复仇故事，并着力渲染胜利结局。在当代中国，因为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更因为一段时期在宣传集体主义的同时对个人的价值、作用和权利缺少应有的肯定，致使文艺创作在描写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复仇行为与革命纪律的矛盾时也出现了简单化的做法，一边倒地地前者予以否定，对后者予以肯定，似乎成长就只是个人无条件地向纪律靠拢。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改变，这次《我的兄弟叫顺溜》的做法则堪称大变。显然，创作者对顺溜的特立独行有着设身处地的理解，因而在抡起理想与英雄情结的欲望让凡俗化书写大行其道，尤其是在我军基层官兵和城乡底层群众的描写中，英雄叙事更成为一种稀缺。此时此境，《我的兄弟叫顺溜》的出现既是对去英雄化、凡俗化流行色的强力反拨，又是对已有的英雄叙事的一种超越。它是一种独特而又新鲜的英雄书写。从小黄庄遭遇战到三道湾阻击战，从顺溜到一价分区打日军据点到救吴妮的伏击战，再到伏击日军司令石原之战，这些主要情节的描写全都凸现了士兵英雄顺溜的非凡才能、钢铁意志和在战争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这种才能、意志和作用又一次次被推向极致，那样令人震惊，又那样让人信服，英雄情结得到了极度宣泄与张扬。进而言之，与《历史的天空》《亮剑》不同，它的第一主人公不是高级指挥员而是地道的底层战士；与许多靠不放弃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一个普通士兵的成功不同，顺溜是一个能力超群又独立特行的传奇英雄。看片过程中，观众会感到不时有一股冲天豪气

其三，自觉地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把性格碰撞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顺溜这个洋溢着积极生命意味的传奇士兵英雄形象的塑造成功，更是为电视剧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生长点。放眼近年荧屏，大批的编导都在忙着讲故事，像《亮剑》

我喜欢这部作品，欣赏创作者的个性化追求，同时我也认为该剧在探索中的具体做法也还有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基于主人公顺溜形象的独特性及其与周围人的性格反差，搞一点幽默叙事、搞一点带游戏色彩的描写是有好处的，可以增加色彩，也是对紧张、苦难和牺牲的一种精神超越，问题是有些地方搞得有点多、渲染得有点多，这就与当时残酷的生存环境有点不协调、与强调新四军革命纪律的严肃性有点不协调。又如，结尾处描写顺溜射击日军国旗和骨灰盒乃至被国民党军乱枪打死，这是符合顺溜的性格逻辑和命运轨迹的，但仔细想来，射落日国旗和骨灰盒的做法还是有点落，顺溜被乱枪打死更挑战了许多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否在保持悲剧结局的同时想出更能为大众接受的具体写法？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 尹鸿：通俗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题材上的新突破。该剧很重要的特点是把一个战争传奇类型剧的一些特色和一个英雄成长的两个故事、两种叙事有机结合在一起，造就了通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是一个战争传奇剧。首先选择了神枪手，枪人合一、弹不虚发，带有传奇色彩和神话色彩，带有非常强的想像空间。作品最成功的还是人物塑造，如今的观众已经不太能够接受那种出来就很高大的领导形象，该剧改变了一上来就是一个超越普通人的完美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低起点的英雄形象，使他更容易和观众契合。人物立起来以后，人物的情感关系合理化以后，观众是可以原谅他情节的不合理的。该剧最大的特点也是人物的关系合理化了。一开始的这些人物关系建构，营长、大雷、二雷所有人物关系嫁接性做得非常充分。整个剧情发展过程中，这个假定性没有破坏、没有摇摆。最精彩的是人物关系的戏，而不是战争场面的戏。战争戏虽然做得不错，但是还是没有把战争过程还原得很好，有一些战争戏做得杀人如麻的场景还是比较多。整体讲，这个戏好在所有的人物没有败笔，没有人物是塌下来的，所有的关系都来自于人物的情理之中，包括对生活质感的还原也比较好。编剧的文学经验和功底起了重要的作用。故事的结局引起了观众争议，如果按照通俗剧的做法，可能不愿意让这样一个传奇式的英雄成长起来以后送上最后的死亡，观众总是希望英雄活在己心中，但是艺术家往往希望用一种断裂的方式让观众从我们提供的艺术想像当中能够回到更残酷的现实中来。该剧最后的结局从心理接受来说，观众肯定不愿意，但是结局所表达出的艺术家对生活的那种思想力度没有问题。虽然观众有逆反心理，但还是被震动了。因为顺溜最后并不是死于敌人之手，是死于他坚持的信念，这点恰恰是对形象的一个升华。能把正剧、喜剧性、悲剧性、艺术性、通俗性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给电视剧艺术带来的这一经验，值得总结。

### 陈先义：表现了平凡英雄

早在四五年前和李洋开会的时候，就不停地听李洋讲，将来要打关于中国狙击手的电视剧，咱们国家还没有一个表现普通士兵的好戏。《士兵突击》出来以后，就不停地和编剧朱苏进讨论这个戏，李洋也披露了一些策划的细节，接着找导演、演员，现在达到了预想的结果。应该说军旅戏从《亮剑》《士兵突击》到去年面临一个空白阶段，李洋的文章中也谈到，军旅戏面临困惑，从《亮剑》到《狼毒花》，到后来的《我是太阳》，感觉到剧中人物都是模仿李云龙的人物塑造，乍乍忽忽，这种感觉老百姓已经熟了，老百姓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面临军旅剧怎样突破的问题。到了《我的兄弟叫顺溜》，确实找到了新的突破点，我认为该剧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把过去的带领千军万马的英雄模式彻底颠覆了，用一个士兵的眼光打战争、树坚定、表忠诚。所以写一个狙击手、普通士兵的戏意义非常大。这个戏的意义在于写好平凡英雄，给观众思考的空间以不断的上升，这是该剧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信仰、理想不再空洞的说教，把空洞的理想具体化，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一个平凡的士兵承载理想、信仰，这样的叙述方式反而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近。

### 彭程：一个成长的故事

我更愿意把该剧看成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成长主题，普通人的传奇。顺溜有射击天赋，出身也有传奇性，猎户的孩子，喝狼奶长大，他“射击的天赋学不来”的说法不同于日常叙事的内容在里面。同时他个性中有很多的野性，但是，野性也成就了他顽强的精神。作为一个战士，必须要有纪律性，个人的勇敢在某些时候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要完成一个伟大的

事业，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结合到集体的力量中去，要遵守集体的纪律，这样才能有伟大的事业。对顺溜来讲，理解这些，特别是要做到自身，还有很大的困难。该剧从始至终表现了顺溜从如何克服自身的缺点、发挥自身的长处，到个人的力量融合到集体的力量中去，个人融入集体、国家这样的过程一波三折，充满了吸引观众的力量。野性、纪律性，做到这两方面的统一。另一方面，描述了如何提高主人公的综合素质。因为光靠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还远远不够，战斗的过程是复杂的过程，随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还必须具备其它的本领。三营长对顺溜魔鬼般的训练就是为了综合提高他全面的塑造，以及战斗、搏斗的技能等等，通过这些魔鬼般的历练，军队对军人纪律性的、价值观的要求，使一个自然人改造、升华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观众开始看到的比较倔强、执拗、单纯的自然人，最终成长为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这种形象树立，有生活的一种培训、努力，自然本性中加入了社会的要求，给人的感觉是可信的，并非为了树立这样的英雄而没有什么铺垫，比较顺溜。

该剧除了顺溜形象的生动，还成功塑造了三营长、翰林、日军的松井、坂田等配角形象，坂田的深刻，伪军司令吴大疤拉，副官时刻处于不安的状态等等，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故事境界是由人物形象推动着进行的，这是以往电视剧创作中很难达到的境界。有些作品就是靠情节，人物性格模糊，形象不清晰，但是这一部不是，人物栩栩如生，总能浮现在脑海中。

### 张效岩：正式冠名狙击手

中国狙击手的题材过去没有过。无论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可能没有狙击手这个称呼，最多是神枪手。这次正式冠名为狙击手，给顺溜成为英雄一个最好的契机。朱苏进写出了英雄人物的孤独。从本质讲，狙击手确实是人们视线背后的，他的事情不被人们所知，但是他的任务绝对是特殊的。王宝强塑造的狙击手，同样有他孤独的一面，三天两天在那儿趴着，身体的痛苦不用说了，思想斗争也非常激烈。我认为狙击手是这部电视剧成功的法宝之一，编剧巧妙地抓住了这样一个虽然是虚构、但是很令人信服的狙击手的人物核心。

还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第一，最后的结局是否一定要打那个骨灰。从人性讲，从中国的传统讲，死了已经烧成骨灰了，还有没有必要把骨灰打得散落在地，中国人可能不会这样做，打掉日本国旗就可以了，打掉国旗足以羞辱日军使他们剖腹自杀，不一定再打骨灰。第二，最后几十个人打炮楼，炮楼已经千疮百孔了，但就是打不着顺溜，就是打不死他，这个镜头有点雷人了，让人觉得失真。第三，扮演陈大雷的张国强的表演总体有点过，有点抢眼。

### 李洋：成功的关键是剧本

作为一个完成品，回过头看这部作品，其实电视剧成功的可能，关键就是剧本，剧本是最重要的。这个剧本出来以后，有很多公司抢，因为从开始就是小马奔腾公司在运作，在公司的精品创作规划中。这几年来小马奔腾公司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一部是一部，每年都有精品，能立得住、叫得响。他们的经验就是要和全国最优秀的作家合作。《我的兄弟叫顺溜》应该是一部比较另类的军旅题材。这个剧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从一开始到最后的过程非常地顺溜。我认为非常顺溜的原因就在于它有结实、精彩的剧本。朱苏进写的人物非常结实，主线、副线整体上很清晰，全部作品看着不乱。还有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为王宝强这样的演员量身订做。朱苏进特别擅长军旅题材的人物塑造，这次想在人物的塑造上再有一些突破和进步，现在看来对这样一个战争小人物和草根英雄的写作的确是就以往同类人物做了一次延伸，剧本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鲜活的形象。